

先秦“春秋”概念演变及其历史生成

张俊娅

(西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部,兰州 730000)

摘要:先秦时“春秋”包含三个概念:一是百国《春秋》;二是孔子所修的《春秋》;三是《左氏春秋》。三种《春秋》彼此间时有混淆。《左传》于战国之际广泛流传,其事其义被广泛引用,常被称为《春秋》。孔子之后的数百年间,在历代孔门弟子的口授笔传下,孔子所修之《春秋》才逐渐从多种《春秋》中凸显出来,然而亦有与《左传》相混杂的情况。

关键词:先秦;“春秋”;《春秋经》;《春秋三传》;诸子散文;史传散文

中图分类号:K225.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3-0023-06

《春秋》是上古史书的通称,《汉书·艺文志》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1]1715} 孔子之前就有百国《春秋》,孟子所谓的晋之《乘》、楚之《桃杌》、鲁之《春秋》,《墨子》所谓的鬼故事著在周、燕、宋、齐之《春秋》(《明鬼下篇》)是也。因而孔子据鲁国国史所修的《春秋》《左氏春秋》与百国《春秋》史书共存于先秦时期。介于孔子所修的《春秋》对我国社会历史中的重大影响,“春秋”概念如何明晰起来是春秋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之一,但以往学者们未予以足够的重视^①。本文旨在通过对“春秋”一词在先秦著述中被称引的考察与分析,说明《春秋》在先秦被认知的情况,从而明晰《春秋》在先秦的概念。

谈及《春秋》,不能不提及“三传”。“三传”中《公羊》《穀梁》成书于西汉,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七十子之徒亦口耳相传,《左传》则不然,先秦著述中多涉及《左传》的内容。考察《左传》只有循先秦时的著作开展。先秦散文大体可分为诸子散文与史传散文,笔者亦分此两类进行探述。

一、先秦史传散文中的“春秋”

先秦时其人其语已随时光流逝,唯有“文章万古流”。因而对于先秦时期“春秋”的概念及轨迹的捕捉,唯有从先秦时的著述入手,对著作中的“春秋”一词进行分析和归纳,从而得出“春秋”的具体意向。经笔者爬梳先秦史传散文,其中的“春秋”分为以下情况。

(一)《春秋》泛指史书

《春秋》作为史书,在孔子所修的《春秋》为世人所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先秦史传散文中的“春秋”二字,有着泛指史书意义上的《春秋》。

《国语》中“春秋”出现9次,7次与时节有关,两次是指孔子之前的史书《春秋》。

庄王使士亹傅太子箴……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箴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2]248}

悼公曰:“何谓德义?”司马侯对曰:“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肸习于春秋。”乃召叔

收稿日期:2020-04-23

作者简介:张俊娅(1977—),女,陕西咸阳人,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部博士研究生。

①对于“春秋”概念的探究未曾有专著,只有台湾学者戴晋新《先秦诸子的“春秋”观——观念史与史学史的考察》一文专门关注于先秦诸子的“春秋”概念。此文见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室主编《理论与史学》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以“春秋”观命名的文章与专著甚多,然而多关注研究《春秋》的思想、内容、社会意义与哲学理念,与本文的关注点不同。

向使傅太子彪。^{[2]208}

楚庄王于前 613 年至前 591 年在位,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出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即前 551—前 479,据《史记·儒林列传》:“(孔子于)西狩获麟后,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3]3785}是说孔子于晚年才修《春秋》,则楚庄王在世的时间比孔子卒年约早 100 年。晋悼公前 586 年至前 558 年在位,也早于孔子卒年约 80 年。由此观之,此两例中的《春秋》均早于孔子,此两处提及的《春秋》不是孔子所修的《春秋》,我们姑且称之为泛史书意义上的《春秋》,其最早出现的时间应早于春秋而直抵三代。刘知几说《汲冢琐语》记太丁时事,称为《夏殷春秋》,又据孔子说的“疏通知远,书教也……属辞比事,春秋之教也”^{[4]650},说“知《春秋》所作,与尚书同时”^{[5]7}。此说可取。

《战国策》中“春秋”出现 9 次,其中 5 次指时节、年纪,1 次泛指史书。见于《战国策·燕二》:“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毁,故称于后世。”^{[6]1749}史书本来就是记载著名人物与历史事件的,此例中的“贤明之君”与“早知之士”是概说,因为不是具体的人物与事件作为索引来具体探知,理应视这里的《春秋》为泛指史书。

(二)称《春秋》,实指《左传》

《战国策》中的《春秋》有 3 处与史书有关,从其内容来看,实指《左传》。

《楚策四》中有“孙子为书谢曰:‘病人怜王’,此不恭之语也”^{[6]893}。《“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聘于郑,未出竟,闻王病,反问疾,遂以冠纓绞王,杀之,因自立也。’”^{[6]893}此事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围将聘于郑,伍举为介。未出竟,闻王有疾而还。伍举遂聘。十一月乙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7]1353}事同词异,先秦引书,不如今日的复制、粘贴之尽合,引事引文具大象即可,不必字字尽同。《楚策四》另有“虞卿谓春申君:‘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6]1406},见于《左传》襄公十一年:“《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7]1092}两者语意一致。《魏策三》:“秦使赵攻魏,魏谓赵王曰:‘昔者,晋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

也。故荀息以马与璧假道于虞,宫之奇谏而不听,卒假晋道。晋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书之,以罪虞公。”^{[6]924}此事记录于《左传》僖公五年:晋侯第二次借虞国道路以便其前往攻打虢国。宫之奇用谚语“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来说明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劝谏虞公不要同意。但是虞公未能听取宫之奇的建议,致使晋国在攻取了虢国的归途中灭亡了虞国。《左传》“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7]329}可见事件以及对事件的评价态度也是取自《左传》。

《战国策》中明言以上三例取自《春秋》,实际上史实(例一)言语(例二)语意(例三)均出自《左传》,对于这个问题,前辈学者持不同说法。

针对例二,清代洪亮吉在对《左传》襄公十一年作注时指出:《书》曰:“居安思危”后说:惠栋曰:“周书程典云:‘于安思危,于始思终,于迩思备,于远思近,于老思行。不备,无远严戒。’”今按:《楚策》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曰:‘于安思危。’虞谓《春秋》,即《左传》也。虞卿传《左氏春秋》于铎椒,转授荀卿。然则《左传》‘居安’当作‘于安’也。”可知洪亮吉亦认为《战国策·楚策四》中“于安思危”出自《左传》,只有“居”与“于”一字不同。而他于后文中又说:“‘居’‘于’声用相近,容古字通,亦不必改从‘于’也”^{[8]524}。

刘师培持《左传》传《春秋》之说,他有《左氏不传〈春秋〉说》一文驳《左传》不传《春秋》之说,文中他举以上三例分别在《韩诗外传》《韩非子》《吕氏春秋》中被称为引自《春秋》。根据这些事例实际出自《左传》而被称为《春秋》,他说:“是则战国儒生均以《左传》即《春秋》,斯时《公》《穀》未兴,《春秋》之名仅该《左氏》。汉臣不察,转以《左氏》不传《春秋》,不亦感叹!”^{[9]227}刘氏重在说明《左传》为传《春秋》之作,这点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至于以上事例出自《左传》,刘氏则无异议。

可以说,从文意与事例的指向来看,《战国策》中的《春秋》是指《左氏春秋》与泛史书。

(三)《春秋》指孔子所修的《春秋》

《左传》中“春秋”出现 8 次,4 为时节,3 为

《春秋》经,¹为鲁原始《春秋》。鲁原始《春秋》见于昭公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晋国韩宣子于公元前514年去世,孔子于公元前551年出生,韩宣子去世时孔子不到40岁,所以韩宣子看到的鲁《春秋》不是孔子晚年“因史记”(司马迁语)而作的《春秋》,而应该是司马迁所说的“史记”。

《左传》成公十四年有“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7]951}从对《春秋》的赞誉来看,是指孔子所修的《春秋》无疑。另《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有“《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7]1685}。此说出于昭公二十年的《春秋经》:“秋,盗杀卫侯之兄縶。”^{[7]1561}通过事例及对《春秋》的赞誉,可知《左传》中所说的《春秋》就是孔子所作的《春秋》。

从上述先秦史传散文称引“春秋”情况来看,《春秋》在先秦有三种指向:一是指泛史书《春秋》。二是指《左传》,虽然称为“春秋”,但从事例与语意的分析来看实指《左传》。因为《左传》原为《左氏春秋》,本就是史书,而“春秋”又是史书通名,因而称其为《春秋》。三是指孔子所修的《春秋》。

二、先秦诸子中的《春秋》

先秦时期诸子之著均有论及《春秋》,引用《左传》其文其事及史实也多有所见,亦有言《春秋》而实指《左传》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引《左传》,未提《春秋》

《管子》中的“春秋”均指时节。管子生年早于孔子及左丘明,孔子评价管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0]149}。《管子》一文未及孔子的《春秋》亦是当然,但有五处用到《左传》史事。但先秦诸子成书均有后学孱入之因,《管子》中有《左传》也于事合理。《管子·大匡篇》有鲁桓公携夫人文姜见齐侯,文姜私通于齐侯,齐侯致死鲁桓公之事,此事见于《左传》桓公十八年。《大匡》篇又及鲁襄公之死前后事宜,见于《左传》庄公八年,只有几处用词不同,人物、史实、事件、语言大数相同。先秦书籍流传不如今天

便捷,有些是据自己记忆引用,有些是据口耳相传引用,所以引书不必字字尽相同。戴维亦说先秦之书称引他书他人说法,并不十分精确,具其大象即可^{[11]17}。

《孟子》中屡见引用《左传》之事,戴维在其《春秋学史》中说《孟子》虽未明言《左氏春秋》,但运用《左传》史实5处^{[11]18}。其中《孟子》用《左传》中言辞2处:《滕文公上》篇有“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12]257}。见于《左传》定公九年的鲍文子谏词。另有《离娄下》篇“君之视臣为土芥”以及“文王视民如伤”,化自《左传》哀公元年。逢滑不忍射杀其祖师,见于《左传》襄公十四年,人物不同,细节相差也较大,但整个事件情形相差无几。戴维说:“两者内容有比较大的差别,孔颖达疏《孟子》认为:‘孟子辩士之说,或当假为之词,此传就是实也。’孟子引《左氏》时应有失误,或疑孟子另有所本。”^{[11]19}另外《孟子》中一处用《左氏》之意。《梁惠王下》有:“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2]221}《公羊》有“君弑贼不讨,不书葬”,可见《公羊》是反对弑君的。《左传》则不同,宣公四年云:“凡杀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7]741}体现为《左传》并不认为君王不可杀。孟子说的诛一夫同《左传》称赞杀无道之君。孟子用的就是《左传》之意。

《庄子·胠篋》篇有“唇竭则齿寒”^{[13]280},与《左传》僖公五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7]335}略同。

《荀子》也有《左传》中之事。其《致士》篇说:“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勿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14]264}此段话化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7]1236}两者仅有几个字不同,语意则丝毫未差。《宥坐》篇有“子产诛邓析,史付”^{[14]521},而《左传》定公九年有“郑驪黻杀郑析”^{[7]1752}句,词不尽相同而事同人同。《非相》篇有楚白公之乱事,此事见于《左传》哀公十

六年,也见于《国语·楚语》。这就应该考虑到史书同源的问题,《左传》与《国语》同为史书,皆记一件史事是自然。因而不好辨别到底出自《左传》还是《国语》,还应考虑口传的原因,因此此处存疑。

(二)《春秋》指孔子所修的《春秋》

《孟子》中多次言及《春秋》,指《春秋经》者居多。见于: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12]276}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2]277}

从孟子的师承中来看,孟子“受业于思之门人”^{[3]2847}。在《孟子》一著中,多有引用曾子、子思之语,曾子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学生,子思为孔子之孙,曾子的学生,因而孟子是孔门后学。他所说的《春秋》应是指孔子所修的《春秋》。

《庄子》中七次提到“春秋”,三次为《春秋经》。分别见于:“《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齐物论》)^{[13]83};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天运篇》)^{[13]419};“《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13]908}(《天下篇》)从他对于《春秋》的赞誉及与其他五经并言齐举,当指《春秋》经无异。但是汉代时才有六经之名,立五经博士。因此《庄子》中的这段话有后学之说的可能。宋代黄震考证说:“庄子生于战国,六经之名始于汉,而庄子之书称六经,意庄子之书亦未必尽出于庄子。”^{[15]401}此说诚然。日本学者本田成之认为《庄子》中的“六经”之名及其说明,可能出自后汉以后人之手^{[16]6}。因此《庄子》中的“春秋”不是庄子本人的《春秋》概念。但笔者以为,六经之名始于汉不可否认,但不能否认庄子时就没有这些经典与庄子对于经典的评价,从庄子明确说的“圣人”“老聃”“孔子”,并与《春秋》齐言并说,其《春秋》当指孔子所修《春秋》。

孟子与庄子对《春秋》的评价,与前面《国语》中的“春秋”相较,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将《春秋》与圣人孔子联系在一起。孟子明确说《春秋》是孔子所作并且孔子赋予了《春秋》别样的意蕴,可以使“乱臣贼子惧”,因此孔子自谓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及窃取《春秋》之义之说;二是将《春秋》与天子联系在一起,《春秋》具有治理社会的作用,是“天子之事”,有“经世先王之志”。因此二人所说的春秋就是孔子所修的《春秋》。胡安国说学《春秋》之人必知纲领,然后众多的细微之处才会有条理。胡氏论及发明《春秋》纲领之人有以庄子、孟子为首的包括董仲舒在内诸如七家^{[17]9}。其意义就在于二者对《春秋》意义的高瞻远瞩的赋予层面。因此孟子、庄子所说的《春秋》是指孔子所修的《春秋》无异。

《荀子》提及“春秋”5次,其中3次与《诗》《礼》《易》对举,因此应指《春秋经》。《大略》篇有“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春秋》贤繆公,以为能变也”^{[14]498}。文公十二年《春秋》经有“秦伯使遂来聘”^{[7]640}。杨旧峻注曰:“术”,作“遂”,《汉书·五行志》中之上同。术与遂,古音近,可通假。《公羊传》说:“遂者何?秦大夫也。秦无大夫,此何以书?贤繆公也。何贤乎繆公?以为能变也。”^{[18]2272}《穀梁》无传,《左传》无此意,可见,此处的《春秋》即指《公羊传》。但先秦时,《公羊》尚未成书,追溯其源,也应出自孔子之说,进而出于《春秋》。

《韩非子》中凡“春秋”出现7次,3次指《春秋经》。《外储说》有“子夏之说《春秋》也:‘善持势者蚤绝其奸萌。’”^{[19]358}及“子夏曰:‘《春秋》之记臣杀君、子杀父者,以十数矣。皆非一日之积也,有渐而以至矣。’”^{[19]364}查三传均无子夏此言,应为子夏口传,未著于书帛。既然此说与子夏相连而说,应指《春秋》。《备内》有“鲁哀公问于仲尼曰:‘《春秋》之记曰‘冬十二月,陨霜不杀菽’。何为记此?’”^{[19]253}见于《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公至自齐。乙巳,公薨于小寝。陨霜,不杀草。李梅实。”^{[7]539}从文字的引用来看,无疑是指《春秋》经。

(三)称《春秋》,实指《左传》

《韩非子》中说引自《春秋》,查其实则为《左传》。《奸劫弑臣》篇曰:“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於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以其冠纓绞王而杀之,遂自立也。’”^{[19]108}楚王子围事见《左传》昭公元年,事件相同,《左传》记事详细,《韩非子》仅取其概要。崔杼弑齐

桓公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春秋》经言“齐崔杼弑其君光”^{[7]1206}。《穀梁傳》说“庄公失言,淫于崔氏”^{[18]2430},《公羊传》无传,可见《韩非子》取《左传》之意。

(四)《春秋》泛指史书

《孟子》中的《春秋》,除了指孔子所修的《春秋》之外,亦有泛指史书意义上的《春秋》。《离娄下》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杻杙,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2]300}

这里,孟子将鲁国春秋与晋国之乘与楚国之杻杙并列,指出它们的性质就是史书,

《墨子》中记录有四个鬼故事,分别“着在周之春秋”^{[20]226}“着在燕之春秋”^{[20]230}“着在宋之春秋”^{[20]232}“着在齐之春秋”^{[20]233}。从文中可知周、燕、宋、齐均有记录传奇之事的史书,可知墨子所说的春秋不是孔子所修的《春秋》,而是泛指具有史书意义上的《春秋》。

《韩非子·奸劫弑臣》说:“故厉虽癰肿疣疡,上比于《春秋》,未至於绞颈射股也;下比于近世,未至饿死擢筋也。”^{[19]108}又《备内》篇有“上古之传言,《春秋》所记,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19]127}。上句中从“近世”与“春秋”对举而言来看,“春秋”当指远世的历史记载;下句中“上古”与“《春秋》”互相说明,更加说明《春秋》就是记上古之事的书籍,不是孔子所修的《春秋》。

《备内》又有:“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19]125}“桃左春秋”是复举用法,“桃左”是具体的名字,“春秋”是“桃左”的性质。俞樾说:“‘左’疑‘兀’字之误。‘桃兀’盖即‘杻兀’之异文。楚之杻兀,亦是《春秋》之名,《楚语》申叔时所谓教之春秋是也,故谓之杻兀春秋也。”^{[21]418}俞樾说桃左春秋就是如同前文孟子所说的“楚之杻兀”“鲁之春秋”,同为泛史书意义上的《春秋》。

三、结语

综合上述,先秦诸子引用《春秋》来看:首先,先秦时期,孔子所修的《春秋》与泛指史书意

义上的《春秋》并存。“春秋”由普通的史书到孔子所修的《春秋》,经过了200多年的时间,是庄子、孟子首先赋予孔子所修《春秋》重大的意义,使它逐渐从广义《春秋》中脱颖而出。自孔子过世到荀子之世,已经过去了近200年。在这期间,七十子后学亦在代代相继、不断传承中。从《荀子》中多将《春秋》与诗、礼、义对举,可知“春秋”已逐渐演变为确指的孔子所修的《春秋》,但从《韩非子》引用《左传》却称为《春秋》来看,泛史书意义上的《春秋》与孔子所修的《春秋》在战国期间共存。其次,从先秦诸子中引用《左传》的情况可得知,《左传》被视为春秋史书,在战国期间广泛流传。徐仁甫视《左传》为刘歆所作的观点,在其《左传疏证》中,他说刘歆博采群书,始创为《春秋左氏传》^{[22]1}。此观点未被世人接受。徐氏辑“《左传》采用《韩非子》7条”^{[22]191},可视为《韩非子》采用《左传》之例证。从徐氏《左传疏证》中亦可得知其他诸子采用《左传》情况。另外,刘师培、刘正浩、戴维亦有辑先秦诸子引用《左传》情况,此处略。苏舆说:“秦末汉初,《左传》固行于民间,通儒多见之也。”^{[23]507}由以上分析可见,非但秦末汉初,上溯战国之际,《左传》也广泛传于民间。

括而言之,由先秦诸子散文与史传散文称引“春秋”来看,先秦时期“春秋”的概念有三个特点:

首先,《春秋》在先秦包括百国史书《春秋》、《左氏春秋》和孔子所修的《春秋》。

其次,《左传》于战国之际广泛流传,其事其义被广泛引用,常被称为《春秋》。

最后,在历代孔门弟子的口说笔传下,《春秋》逐渐从众《春秋》中凸显出来,然而亦有与《左传》相混淆的情况。

在今天看来,《春秋》就是属于五经之一的、孔子据鲁国国史而作的《麟经》。但是自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后孔子作《春秋》,此《春秋》就同《左氏春秋》、百国史书《春秋》共存于战国之际,直至300多年后的西汉,随着《五经》中《春秋》的博士的确立,《春秋》之名才最终为孔子所作的《春秋》而独享。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代孔门弟子的尊崇与发扬,才使得孔子所作的《春秋》从众《春秋》中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2] 国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4] 王文锦. 礼记译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5] 浦起龙. 史通通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6] 范祥雍. 战国策笺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7]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8] 洪亮吉. 春秋左传诂(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9] 刘师培. 左氏不传《春秋》说[M] // 刘师培儒学论集.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10]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11] 戴维. 春秋学史[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5.

[12]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13] 陈鼓应. 庄子今注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14]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5] 黄震. 黄氏日钞[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3.

[16] 本田成之. 中国经学史[M]. 孙俚工,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

[17] 胡安国. 春秋胡氏传[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0.

[18] 阮元. 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19] 张觉, 等. 韩非子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20] 孙诒让. 墨子閒诂[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21] 俞樾. 诸子平议[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8.

[22] 徐仁甫. 左传疏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23]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附录)[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Concept Evolution and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the Pre-Qin Period

ZHANG Junya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Pre-Qin’s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ontains three concepts, that is, the one about many states’ history, the one modified by Confucius, and *Zuo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They are sometimes confused. *Zuo Zhuan* was widely sprea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its incidents and meaning were extensively quoted, and it was often known as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the hundreds of years after Confucius, under the dictation and writing of his disciples, Confuciu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as gradually highlighted, but it was sometimes mixed with *Zuo Zhuan*.

Key words: the Pre-Qin Period; “Spring and Autumn”; *The Spring and Autumn Classic*; *Three Works of Spring and Autumn*; Zhuzi prose; historical prose

(责任编辑 雪 箫)